

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交流小结

2017-04-07 09:11:13

在来到欧亚大陆最西边这块神秘的岛屿之前，我对爱尔兰的印象除了三叶草、乔伊斯，就是鼎鼎有名的爱尔兰共和军了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选择了这个美丽的国家，而四个月的学习、生活，加深了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和热爱。更宝贵的财富是我在那里认识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即使现在回到故土已经有3个月了，回想起这时光仍然充满了温馨。作为一个学习者来到异国，教育模式的差异自然会最深，相比于国内动辄一周10门课，爱尔兰的孩子们一周一般上4, 5门课，最多不超过6门，课程一周1次，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，这对习惯了动辄90分钟甚至2个多小时的我而言，最初并不是很习惯。然而，短时的课程，额外的阅读材料以及小班化的讨论课，反而加深了对所学科目的理解，这是国内仅在课上接触课程的学生不能企及的。但是对我而言，最兴奋的莫过于直接接触西方原汁原味的古典学课程。作为历史系的学生，我的兴趣始终是西方古典学术，复旦历史系虽然汇集了中国西方古典学界最优秀的几位学者，但是仍然无法满足一个古典学爱好者的狂热。西方大学古典系是一个独立的学科，里面又细分为希腊系、拉丁系以及希腊罗马文明三个模块，希腊语、拉丁语也不过是他们的常规课程而已。有些课程或许国内也能选到，比如古罗马史导论以及古代神话，但是罗马史的系统性以及古代神话的小组讨论形式在国内实属罕见。古罗马史一学期有三位老师授课，一位善于辨析拉丁文手抄本，一位研究古代战争，另一位则专长于古代晚期。古代神话的小组讨论则要求仿照维基百科，为一位古代神话中的女性角色编写一个词条，将近20人的小组通力合作，从一片茫然到形成一个体系性的词条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关于希腊化的课程以及拉丁语的学习，希腊化在国内基本属于绝学，很难找到相关领域的老师，对这一时期的学期为我寻找研究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关于拉丁语则有一段趣事，最初我修习的是初级拉丁语，导师Helen非常年轻，和我们打成一片，没有一点年长者的架子。当时我对于是否选择中级拉丁语犹疑不决，Helen很热情的与我沟通交流，并且专门抽出时间测试了我的拉丁文水平。我的水平虽然已经超过了初级的水平，但是尚不到中级，Helen写信表示不建议我选修初级（其实是下逐客令），同时又鼓励我勇敢地选择中级。面临老师的“驱赶”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中级拉丁语，虽然挑战很大，但是阅读那些语段给我带来了无数的欢乐。我们一起阅读奥维德的选段，感受Polyxena的痛苦；吐槽西塞罗句法的丧心病狂以及老师的口音也成了我们的一大乐事。在这些课程之外，最让我惊异的是我总能在课堂上、在讨论课上看到许许多多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们对古典文化的爱以及对知识的热情，使我赞叹不已。在异国他乡，学习并不仅限于课堂，游学中最重要的恰恰是游。爱尔兰是我参观的第一个西方国家，爱尔兰的城市是我对西方最为直接的现实经验来源。学校周边街区布满了林林总总的小房子，感受的是与东方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。或许更让我惊异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学，在来到爱尔兰之前，我从未想到这样一个小国居然有着这样深厚的文学传统，这种文学传统甚至改变了世界，任何人都应该为对这个国家的不了解而羞愧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除了乔伊斯，那些耳熟能详的大文豪，比如王尔德、斯威夫特还有萧伯纳都是爱尔兰人。都柏林的文学博物馆虽然小了些，门票钱也贵了些，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却使文学传统在这里发生了圣显，赞叹、静默最后通向虔敬，在这里不仅仅是敬仰，甚至是一种宗教般的感情。四个月的时光转眼即逝，坐着大巴前往机场的时候着实恋恋不舍，舒服的公寓、独卫和厨房自然值得怀念，回来后恐怕也难以享受蓝天以及每日清晨的日出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那里遇到的人，给美国小哥讲中国的文字演变，和德国小哥分享旅游经验，和瑞典室友讨论都柏林的学习，和法国、西班牙小姑娘一起被赶出初级拉丁语来挑战中级拉丁语，听UCD认识的学长聊古典系的八卦，和来自中国的古典学博士吐槽西塞罗等古典作家的句法结构，虽然分别终究无法避免，但是与这些人的接触构成了记忆的美好画卷，或许最后只能成为Facebook上的点赞之交，不过即使经过数十年，这份回忆想必也是无法忘怀的吧，而我也期待着再一次来到这片土地的那一天。